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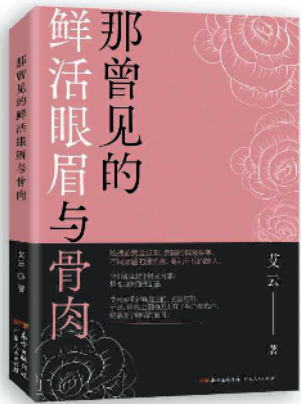


E-mail:hdzk@ycwb.com

羊城晚报

# 绚丽笔触背后的思想底色

□陈培浩



## 鲜明的越界性

我曾说过，艾云是一个被低估的散文家。或者说，艾云散文写作的重要性远未被充分意识到。读了她最新的散文集《那曾见的鲜活眼眉与骨肉》，不由得再次生出这种想法。

艾云的新散文集收录了《那曾见的鲜活眼眉与骨肉》《乱世中的离歌》《黄金版图》《美学生活》《民间在哪里》《缠绵不清的男权》共六个长篇散文。艾云气长，万字以内的短章极为少见。散文的长篇化是当代散文的一大特点。散文不像小说，加一个人物或一组矛盾就可以使作品大大扩容。散文篇幅的扩容，首先是精神结构的扩容，是思维能力的扩容。假如写作者不能为散文引入新的审美结构，假如提起笔来依然囿于一事一议、托物言志等传统套路，那么散文即使想写长终究也是难以为继。

艾云的这些散文具有非常鲜明的越界性，她头脑里没有一个特定的“散文”的框框，散文必须这样，或必

须那样。艾云的散文，好处即在其繁复，跨界，“非驴非马”。文体的边界过分稳定之后，那些在文体疆域中具有能见度的经验被反复叙述，而那些边界性的暧昧经验却不能被表达。艾云散文的好处正在于她执着地以繁复的跨界之文，言说了生命的暗物质。像《乱世中的离歌》和《黄金版图》用的是小说笔法，《美学生活》近于随笔评论，《民间在哪里》《那曾见的鲜活眼眉与骨肉》《缠绵不清的男权》三篇夹叙夹议，叙事时如生活正在眼前展开，但那背后又分明带着写作者鲜明的问题导向。

艾云的笔墨煞是自由，下笔为文并无先在的文章模样，然后亦步亦趋去模仿那些高妙文章。她依从的是内在的问题意识，大抵每一篇文章她都有一种内心的篇想要求解，因着这些困惑那些细节、人物、场景纷纷跳出来，最终不管是叙事还是论述，都导向了她对日常生命的凝神思虑。

## 文体自由与思想自由

《乱世中的离歌》这篇叙写陈西滢、凌淑华、朱利安(伍尔芙侄儿)情感纠葛的散文，有人评价说简直就可以改编为电影。这篇散文中艾云放开了细节虚构，你甚至可以在这篇散文中读到凌淑华和陈西滢夫妻房帏之内情欲错位的隐秘流淌。某些时刻你几乎恍惚了，这究竟是散文还是小说？但是艾云显然做足了实证的案头功夫，那些确定无疑的历史时间和标记又在为这些虚构提供合法性。虚构使散文拥有了更大的表达权力和进入历史的能力。散文作家可以不再受制于作家的个人经验和实地考察体悟的教条，想象的翅膀让作家得以借助历史人物重新进入历史、打量历史。

艾云散文文体上的自由跟她思

## 散文审美新变的开拓者

艾云思考问题拒绝从某个先定的结论出发，拒绝被某种作为庞然大物的话语绑架，所以她是反道德主义的，也反对某种单向度的话语分析。大抵站在道德主义立场说话，或汇入某种群体性的声音，容易有语词铿锵的快感，其结果是将千差万别的复杂性归零。艾云对此是要说“不”的。她喜欢从零余者的实感观察问题，从被遮蔽的日常性出发，倔强地指出大开大合的宏大叙事背后，其实另有一种更驳杂的生存图景。

《乱世中的离歌》写凌淑华、陈西滢和朱利安的三角爱恋，不是谴责、哀叹，更非对一段文人艳事的猎奇，而是从中勾勒女性与男性的结合在身体、性情、地位和时代的种种变量中复杂的纠结；《黄金版图》写国家腹地发生的黄金争夺，愿意去阐发家国大义的正当性下面凡俗男女一刹那的不伦暮恋，以及宏大与卑微之间的复杂的关系；《缠绵不清的男权》则显示了一种倾听男

性的自由通透是分不开的。很多散文仅有经验而没有思想，更遑论通透的思想，这样的散文发乎于情而没有归之于智。艾云散文在结构、修辞和饱满经验细节上做足功夫，但最动人处还是细节血肉背后的哲性心智。《那曾见的鲜活眼眉与骨肉》写马上、水上、陆地上的几种生命形态。马上的生活是最短暂而缥缈的，海上人的生活更是瞬息万变、命运未卜，相形之下，陆地上的生活是最稳定的文明生活形态，它少了马上的江湖快意，没有水上人生的惊险刺激，却更接近主要依赖间接性协作体系的文明社会的日常。

艾云文中提出的“后续性生活”等概念，是包含着对日常生活哲学非常内在的洞察。《民间在哪

里》是艾云对于古城开封的回望，在庙堂、江湖之外，她独取民间，她写古城院落巷陌里那些不吃俸禄的寻常人生命的达观和摇曳多姿。民间无法自我言说，但民间自有其生生不息、朴素坚韧的生命力。《美学生活》看似对张洁、盛可以几位女作家的评论，但文眼却别有怀抱，艾云意在指出：美学生活属于夜晚，而伦理学生活属于白天。白天的生活不带危险性，夜晚的生活带着暧昧、未知和可能。艾云的通达和辩证在于，她并不认为伦理学生活和美学生活可以相互取代，它们像白天和黑夜一样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两种时间形态。这些篇章都特别能见出艾云绚丽的笔触背后的思想者底色。

难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文学理论对文类特征的框定常常要被现实的写作经验溢出或涨破。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大散文推动着中国散文格局的打开；新世纪以来，非虚构等概念也推动着散文向更多当代经验的开放。新世纪的中国散文，正努力寻找着跟文明转型、技术迭代、信息爆炸的时代相匹配的精神表达。走在最前沿的当代散文，跟大众理解的那种形散神聚、章章显志的抒情言志散文已经大不相同。而孜孜不倦地完成着散文审美新变的开拓者中，便有艾云。

言说艾云是困难的。她的写作在文体上很难归类，在思想上又别求新声。她警惕理论建构对具体经验的碾压和归零，更愿意在驳杂难以条分缕析的日常现场去描摹、推敲、探究和提问。所以，作为一个思想者的散文家，她告诉我们：当文体秩序过分稳定之际，唯有越界之文，方能捕捉到美学长夜里的暗物质。启示可谓深焉。

| 视点 |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 西贡往事：在小说和电影之间创造一种新的可能



### 带来感官与文化审美的冲击

之所以把西贡作为小说的地理背景，温文锦回顾了去西贡旅行时的感受，“或温柔或浓郁的热带风景在自己面前徐徐展开时，觉得世界好像有了不同的颜色，那是我有生以来感官最为浓郁的时刻。”

西贡让温文锦感受到她所憧憬的文化审美，“回来后我对周遭的理解都清澈透明了许多。也曾想过一直旅居在彼处，去过小说般的生活，但是，我的根在潮湿温润的中国南方。”

台湾作家骆以军认为《西贡往事》写得非常美，“以老西贡为背景，生活细节与绝美人物交织，淡淡的诗意颇有画面感，场景氛围突出。写一种少女搁浅于南方异国，恍惚沉默却又感觉打开某个‘追忆’，某种慢速的时光之歌，写的暗夜芙蓉，摇曳生姿。”

### 怀着温柔与无限怜爱书写

在温文锦看来，西贡这个地方内涵很深，其中最触动她的就是女性的柔韧和独一无二，在小说里温文锦塑造了两个女性形象：单纯乖巧却有叛逆心理的小碗、神秘冷清气质温婉的扶贞，“这是在我人生温柔时刻创作出的小说，对于小说里的小碗和扶贞两个女性角色，作为作者的我，内心也是怀

绿植、木格窗、雨水、庭院，如同电影里慢放的镜头，呈现南方异国的诗意画面。

近日，80后广东梅州籍青年作家温文锦的中篇小说集《西贡往事》出版，该书收录作家的《西贡往事》《哪吒，恋人》和《旅馆女孩》三个中篇小说，其中《西贡往事》获第五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

着无限爱怜。虽然角色不同，感情却是相似的。”

温文锦曾有一段时间发自内心地迷恋跳舞，写作《西贡往事》休息的时候，她会到舞蹈中心和老师、学员们练习舞蹈。“也就是在那时，笔下的扶贞自然地在脑海浮现出来，从柔韧的手部，滑丽的脖颈，到颇长的头发，像是自己在写生一般。坐在我对面所要描绘的女人，如此自然和谐地与周遭景致一起，成为小说镜头的一部分。”

### 将影视技法运用到小说创作

《西贡往事》荣获第五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三生》获得第七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既是作家又是编剧的温文锦，其小说充满了电影的画面感，如同作家周芬伶所说，“场景氛围突出，加上舒缓的节奏与精细的文字，为文学电影的好题材，不管出书或是拍成电影，都是风格之作。”

在温文锦看来，无论小说还是电影，隐藏其间的诗意像一张网，共同的技法，影视语言，镜头，故事张力，通过这张网交织在一起。

“在写作中我会不自觉地把握影视语言的一些技法运用到小说创作中，令它读起来有电影感，场景的转换、镜头的跳跃、声音的疏离和色调的浓淡。”温文锦相信小说和电影里的互动，希望给读者和观众们在这两种艺术中间创作一种新的可能性。

| 推介 |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 《革命者》定格革命者青春

“七一”前夕，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何建明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革命者》。近日，《革命者》入选中宣部2020年全国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 历史回叙和现场感并重

《革命者》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的新作，呈现了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员们在这片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的故事。

在这部新作中，何建明将史实与抒情相结合，将历史回叙和现场感并重，聚焦在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牺牲的革命先烈身上，礼赞中国共产党人敢于直面风险挑战的使命担当，书写新时代奋进开拓的新征程。

书中描绘了一批年轻的革命者：一年内相继牺牲的才华横溢的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笑对敌人屠刀视死如归的王孝和；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周文雍、陈铁军；历尽坎坷初心不改的何孟

| 细读 | □李煜群

## 立足岭南谈文说艺

鄧珊的《画·岭南》最近出版，该书近六十篇文章分三个部分，主要是文艺访谈、人物特写、评论，兼有随笔和札记等，立足于岭南，书写岭南的艺术和风貌。因为既是画家也是作家，所以她的文章既具专业性也不乏思想性。近二十年的心血，读来字字皆真实情感，连枯燥的艺术评论也有了温度。

访谈录最能体现受访者的思想和行为，其魅力在于作者客观的记录，让读者在一问一答中去品味领会。《画·岭南》中的访谈录，访谈对象是文艺大佬，对话内涵十分丰富，看似有意无意，很是平常，静思却具深意，这在《林塘：故乡是一辈子的印记》中，通过鄧珊与林塘的对话就能窥见一斑。《经典插图，一个时代的篇章——艺术家谈作品》，借多位重量级文艺家之口，回忆广东文学著名期刊《作品》杂志，让人在谈的同时，不自觉地回到那段手捧《作品》杂志，边吃饭边欣赏杂志的文学炽热时光。

雄；拥有两个博士学位、精通多国语言、牺牲后几十年才被组织找到追认为烈士的许包野……他们的青春之花定格在革命激流中。

### 原汁原味地呈现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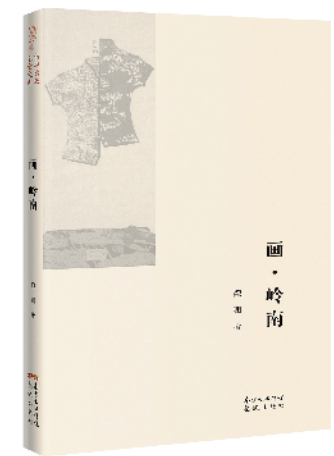
为了写好《革命者》，何建明酝酿多年，踏访北京、上海、广州数地，力图以日记、书信等珍贵史料进入革命者的精神世界。书中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英烈故事，保留了部分烈士留下的书信、日记，将其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比如革命家刘伯坚、李硕勋临刑前留下的珍贵家书，舐犊情深；革命家王一飞在戎马倥偬中写给妻子陆厥爱的家书，温情备至。书中还配有11幅由画家张安朴绘制的插图，开篇第一幅插图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素材，最后一幅以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无名烈士》雕塑为素材，首尾呼应，致敬为革命事业



作出贡献的英雄。

何建明说：“重新认识和理解这段历史，可以更深层地理解革命者的道路起源和初心所在。革命者留下的精神财富就像高入云天的摩天大厦、滔滔不绝的黄浦江水一样，在人的精神长河、在城市的精神长河里流淌。”



愁情结。《喝茶还看制茶人》讲述作者亲临凤凰镇的见闻，并感受凤凰茶的制作过程，乡土气息十分浓郁。

艺术离不开生活，更离不开积累，作家也好，其他门类的艺术家也罢，没有一定的生活积累，是创作不出有一定水平的作品的，更不要说给人以启迪。读鄧珊的作品，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她的生活积累，文风清新，借《喝茶还看制茶人》中的一句话作结：此时的山风，也带着股浓浓的茶香。

## 香港作家系列 15



## 方颂欣：写作就是我的工作

□魏鹏展

魏鹏展：您是理工科出身，职业是土地测量，当初有没有想过要当作家？

方颂欣：我从来没想过当作家，而且自小学习及读写障碍，就没想那么多，父母只是教导我：即使是卑微而不足道的事，如扫地、洗碗及叠被都要做到最好，全心全意，用心去做。我想，今天的我都是父母及师长教诲的结果。当作家、读硕士都是意外，因为逆境而努力，过了终点不自知。当初，我只是为了改善语文能力而考上大学。没有多想什么，只是一字一句地练习、背诵及改正。我就是那种只顾埋头苦干不求收获的人，不停笔耕。

魏鹏展：是怎样开始写作的？

方颂欣：写作都是为了面对人生种种苦楚的自我安慰。我三岁时，妹妹出生便患重病，家里的财政及父母的关系都陷入困境，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我很怕身边的人，很怕当众表达自己。那时，我便开始用图画及文字去记录及表达自己的感受。父母没闲钱给我买玩具，只好带我到公共图书馆去。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日子里，阅读是我最好的娱乐。中三时，我便把全套的还珠楼主、韦斯利读完，接着的便是《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理性与感性》及《傲慢与偏见》等。基本上，我什么都看，文化知识、科学、生物、植物学及哲学、历史书都看。《唐诗三百首》《诗经》《孟子》《庄子》《史记》及《宋词三百首》是我的最爱。我渐渐长大，我喜欢叶慈、夏鲁达、余光中和郑愁予的诗，米兰·昆德拉、加西亚·马尔克斯、奥罕·帕慕克、张爱玲等的小说。

魏鹏展：您的写作体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如何处理不同文体写作之间的关系？

方颂欣：我是以话剧入诗，独立、相声以及剧场主义、极简主义及实验性的黑盒剧场的表达手法入诗，多受外国小说及戏剧影响，因写诗而写小说，以诗入散文、小说，又以小说入诗和散文。我的写作都是有感而发，以身边的对象为原型进行创作，写工作中、朋友间、爱情上的事，多在酒吧、喝酒及出去玩的时候灵感最多，因此作品里有很多纸醉金迷、酒色财气、吃喝玩乐的描写。现在，写作就是我的工作，并且由为自己服务转向为读者服务。

| 印象 | 记 |

## 生活令诗观改变

方颂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异数：一个理工科人热爱文艺，循规蹈矩，却反其道而行搞文学创作，现实职业是测量师，却在写作方面显出叛逆。2018年出版的《木虱》，也可以说是她的个人传记。

诗作道出作者小时候家境贫困，《天花》《房子里的生活》《无法掌握的生活》《今夜我们无法驻足》等，写尽草根阶层及自己的生活。因为父亲是工人，加之自己工作上接触不少地盘工人，方颂欣关心工人现况，喜欢写小人物及社会问题，如《小人物》《无法掌握的生活》《举牌》《我看见他》《烧焊工人》《屋邨的夜晚》等等。另外，《阿婆，你说》是透过描写自己外祖母的经历写香港的老问题。《西铁上一个少数民族的孩子》讲述香港少数民族裔的孩子的困境，也投射了自己小时候的困境。除了工作及生活的苦况，方颂欣也写了不少测量师工作实况的诗，如《疑问点开你的眼睛》，写在为工程目测楼宇时遇到的少数民族男子。

香港的新诗以赋体为主，方颂欣过去也写赋体，写爱情及风花雪月，后来因职业及工作兼差的生活令她的诗观改变了，说话及表达因身份改变而变得委婉，



也变得悲天悯人。“测量师的身份令我的改变很大，专业的训练及知识令我的判断分析更到位准确。昔日的困难逆境更令我笑看风云。我误报硕士入了测量师行做测量师，读的中学都是老手给我的最好安排，错失后便有好这类合我的来临，不用强求。”这类咏物说理诗如《折叠雨伞》《富翁》《梳夫头》及《仓鼠和主人》。

《木虱》中不少赋体诗都以活物的独白或相声等实验性的写作，如《阿婆，你说》《折叠雨伞》《仓鼠和主人》《小学》《平凡夫妻》《蜘蛛》等等。

《木虱》还有两首英文诗《TeaandBear》及《LittleEgret》及三首作者依照中文原本翻译成英文的新诗，如《给威士忌的歌》《给打火机耳语》《煮一窝粥》。